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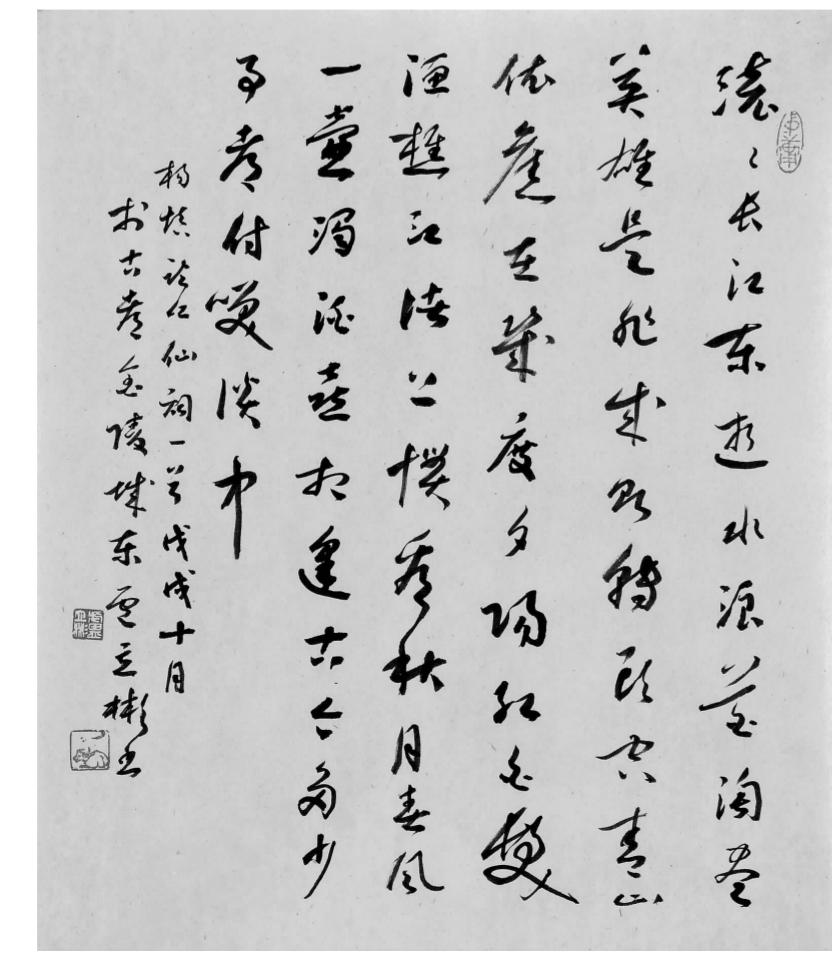
责编:卞唯伟 美编:陈恩武 组版:郝莎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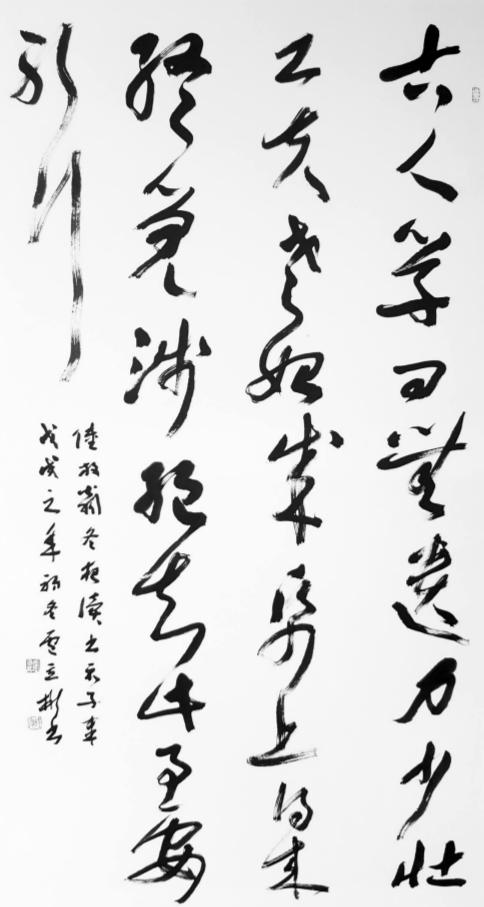
卢立彬

1962年生，参军26年，曾深造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。现为江苏省国画院江苏省书画院副院长（负责人）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1985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，中华草书研究院院长、东慈书画院副院长。在著名书法家沈廷毅、聂成文、萧娴、尉天池等教导下，学习王羲之草书，孙过庭《书谱》，怀素《小草千字文》等历代名碑名帖四十余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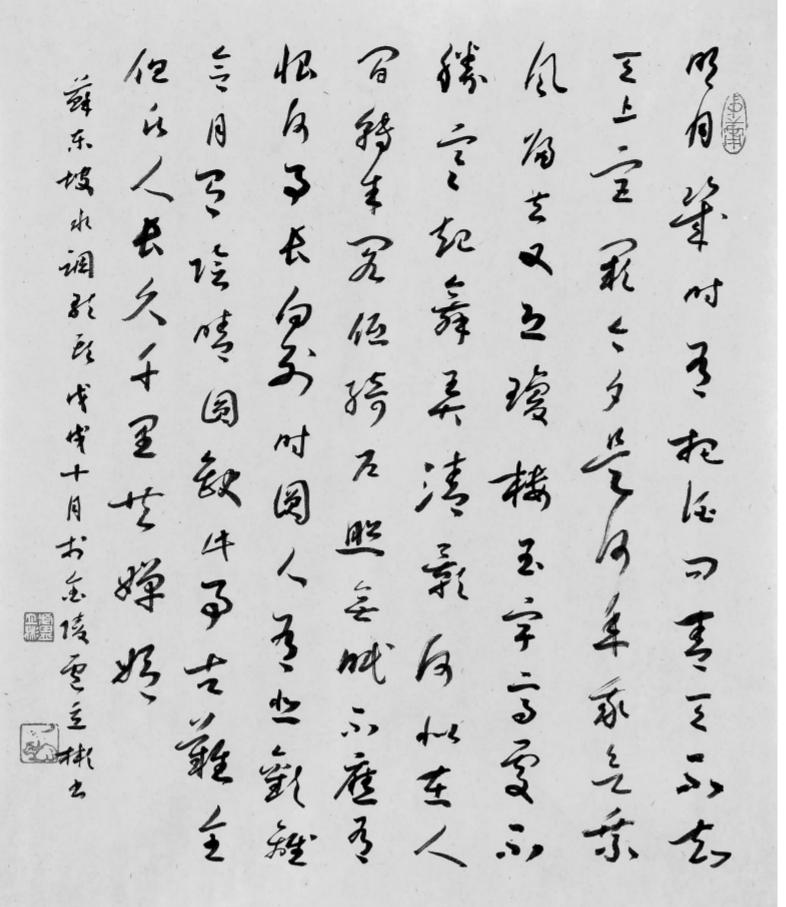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80年代初其书法作品参加国内重大展赛，作品入选全国第二届书法篆刻展、第二届中青展，1988年全军首届书法比赛，获满票一等奖。书法入选第八届全国书法展，书法入选中央文化部组办的“群星奖”。国际书法30年展、中日书展、中韩书展、林散之双年展，以及省级以上书法展中参展获奖50多次。1987年在南京军区举办个人书法展，1999年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展。中央电视台、江苏省电视台专访介绍，发表书法论文6篇。作品被江苏省美术馆、江苏省国画院、江苏省委办公厅、省会议中心等收藏。



《杨慎·临江仙》48cm×39cm



《陆游诗一首·冬夜读书示子聿》



《苏轼·水调歌头》48cm×39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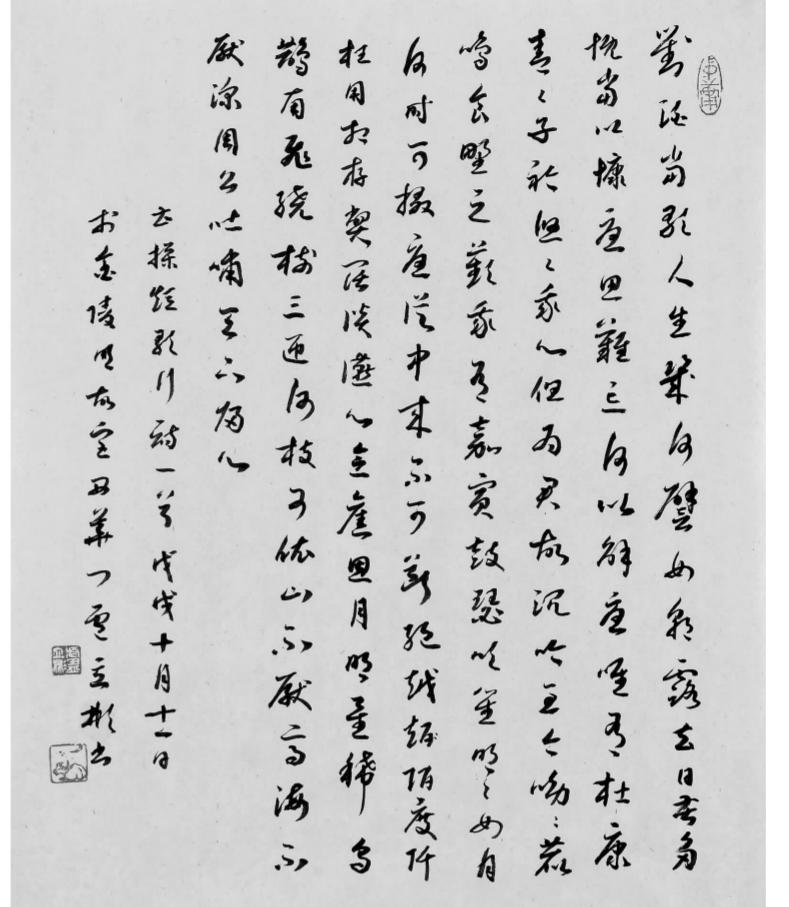
传承“二王”美于斯

书法之缘，我认识了卢立彬。2000年，国家文化部和江苏省政府在南京联合主办了中国第六届艺术节，我在组委会任艺术总监和总评委，负责征稿、审稿评选工作。收稿快结束时，我不由有一种感觉，精品力作太少，我们的时代要想出现真正的书法大家，必须从娃娃抓起。卢立彬送来了自己的参展作品，是一幅四尺整长的草书，我认真看了一遍，过了一会又忍不住拿出来欣赏起来，作品是正宗的“二王”一路，点画、结字深浸“二王”法乳，谋篇布局老到，通篇不激不厉。透出一股中和之美。作者质朴的书法，有一种爽爽的意味。对传统经典的把握可看出书家的纯朴与定性。我看这位30出头的军旅书家，感到有一种不同凡俗的书法潜质。心里暗喜，这不正是我们江苏省国画院书法研究所要选的人才吗？展览结束后，我向时任江苏省国画院赵绪成极力推荐，赵也同意调入画院。可真正调入却整整等了六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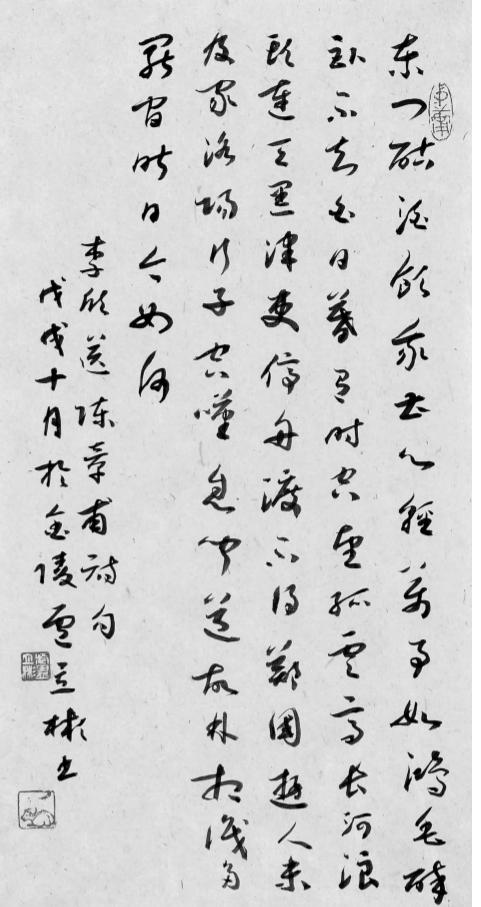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这个时代，自称书家和被称书家的人大约有500万之众，而真正能在历史上留下书名的书家，至少需经300年的历史考验，一个真正书家，首先要有书法训练有素的童子功，其次要有书法的“天赋”，再次要有“学识”，最后还要有书家人格的“修为”。这些条件是硬件，更有许多“外功”。国学经典《大学·经文》中有一段话说：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



《海为龙世界，云是鹤家乡》五言联



《曹操·短歌行》48cm×39cm



《李顾·送陈章甫诗句》48cm×27cm

——卢立彬书法艺术浅议

□王道云

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这些话虽说是为国为民做大事的人生修为和修为次序，但对于书法小道，倒也是书家成功的正径。卢立彬自幼喜爱书法，从家乡仪征写到军营，写到军艺，写到江苏省国画院书法研究所（曾改为江苏省书法研究院），与笔墨纸砚相伴，平静、寂寞、喜悦、苦闷，探索突破，欣慰，孜孜不倦40多年。在书法艺术这条路上“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”。他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解、不同的见闻、不同的人生感悟，所有这些，都化入他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中，他草书创作的主流风格更多地倾向于“大王”。由于在草书中渗入北碑的方笔与转折的顿、折，他的草书比“大王”显得更加“古质”，亦即质朴无华的审美特征。而在他的小草长卷中，草法精熟，行笔简约，淡泊自然，经意于不经意中，表情达意于田园牧歌式的旷达情境，有一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神彩。

魏晋书法，被中国书法界看做是座巨峰，站在巨峰顶上的书法家，公认为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，史称大王、小王统称“二王”。卢立彬书法自始至终吃着“二王”，不离不弃。青少年就反复临习王羲之《圣教序》、《十七帖》、《姨母贴》、《寒切贴》、《快雪时晴贴》、《初月贴》、《平安·何如·奉橘》三帖、《丧乱·二谢·得示》三帖、《孔侍中贴》……王献之的《鸭头丸》、《廿九日贴》、《地黄汤贴》、《十二月贴》等等经典。最近我见到他一幅1985年发表在《书法》上的作品（时年23岁），写得平和、简淡，线条绵里藏针意境高远，与晚明书画大家八大山人书法有诸多相似之处，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一位23岁青年之手笔。

卢立彬学书也不是“死学”，他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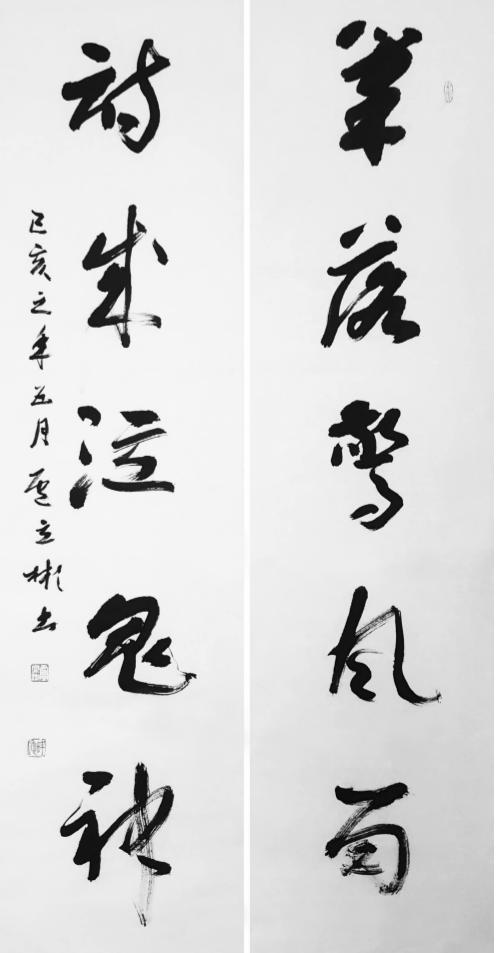
的是传统书家之路，拼全力打进去再拼全力打出来，一路走来，都是进进出出。他不仅学“二王”，同时也学“二王”同时代书家，又下探“二王”一系书家王铎、傅山，转而又上溯明之祝允明、宋之米芾诸家行草。近十年又复归“二王”。他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解、不同的见闻、不同的人生感悟，所有这些，都化入他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中，他草书创作的主流风格更多地倾向于“大王”。由于在草书中渗入北碑的方笔与转折的顿、折，他的草书比“大王”显得更加“古质”，亦即质朴无华的审美特征。而在他的小草长卷中，草法精熟，行笔简约，淡泊自然，经意于不经意中，表情达意于田园牧歌式的旷达情境，有一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神彩。

卢立彬虽是以“二王”为宗，但他

艺术容量很大，不因喜帖而排斥碑学，他深知21世纪书法的突破，需要碑帖结合的艺术，他在学习“二王”一系帖学时，曾下过苦功学习北碑《石门铭》。我们看他的巨幅大字草书或大字行楷书对联，明显是碑帖结合的艺术。方笔圆笔并用，笔力雄浑，沉著痛快，结字堂正，气势豪迈。呈现一种庙堂气象、阳刚之美。

立彬虽已到了知天命之年，但对

于书法家来说，正是人生艺术的壮年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！立彬勉之。



《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》五言联 138cm×34cm×2